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二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二

起關逢困敦盡屠  
維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  
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  
子良少有清尚

少詩  
照翻

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

開西郎

據子良傳西郎在雞籠山

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

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

衍

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時王儉為衛將軍辟蕭衍為東閣祭酒自晉以來

公府屬長史之下有東西閣祭酒琛丑林翻任音士昉孚往翻

鎮西功曹謝朓

朓土步了翻

兵校尉沈約楊州秀才吳郡陸倕

校戶教翻倕是為翻

並以文學

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

惲於衫翻

太學博士王

僧孺

晉武帝置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國子博士

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

革南徐州

所舉秀才也濟陽郡時屬南徐州濟子禮翻

尚書殿中郎范縝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殿中



郎為諸曹之首  
續章忍翻

會稽孔休源亦預焉

會工外翻

琛惠開之從子

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  
泰始元年二年從才用翻下同

惲元景之從孫融僧

達之孫

柳元景以武功顯於宋文武二朝王僧達以世資才俊進

衍順之之子

蕭順之太

祖族

眇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

謝述見一百二十三卷宋

文帝元嘉十七年沈璞守盱眙有功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孝建之初以不迎義師戮王雅見一百七卷晉孝武

太元十五年

續雲之從兄也

續章忍翻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

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

好呼到翻為子  
偽翻賦分界也

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

良曰君不信因果

釋氏有因緣果報之說

何得有富貴貧賤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

呼幌

廣翻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

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

復扶又翻

因果竟在何處子良

無以難

難乃旦翻下難之同

續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

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

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

朝直遙翻

太原王琰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

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

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論

中書郎即謂中書侍

郎也刺來葛翻甚可惜也宜急毀弃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

取官已至令僕矣

令僕謂尚書令及兩僕射

何但中書郎邪蕭衍好

籌畧有文武才幹

好呼到翻

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蕭衍事始此

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

陽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陽尹夏四月甲寅

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

鴻池即旋鴻池也水經注涼城郡旋

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穿鴻鴈池於平城

丁卯還宮

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

康曰

諸切姓也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成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為望蔡今為高安縣瑞

州治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

臨海呂文顯等為之既揔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

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

求外祿此一户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數所角翻遺于季翻語牛

倨翻李延壽曰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至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開獻表啓發署詔勅頗涉詞翰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據此四户則舍人分住四省自法亮

等始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

異禍由四户

見賢遍翻

上手詔酬荅而不能改也

魏舊制

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

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調各隨土之所出丁卯

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

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

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變法

改度宜為更始

調徒帛翻俸扶  
用翻更工衡翻

其大赦天下 秋七月

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

窟寺 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

三月為  
一季

舊律枉法十匹義賊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賊一匹枉法

無多少皆死

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賊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賊

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農李

洪之以外戚貴顯

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魏避顯祖諱改弘農為恒農

為治貪暴

治直吏翻

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賊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

官親臨數之

數所具翻數其罪也

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

守宰坐賊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

跼音局蹐音脊賕

賂殆絕然吏民犯它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

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鎮亦

簡久之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

獸魚列翻又魚塞翻  
辟毗亦翻斷丁管翻

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

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

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

亦謬乎詔從閭議閭又上表以為省卒强悍樂於戰鬥

悍戾肝翻  
又下罕翻

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

北狄指  
蠕蠕也

若以彼之

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彼

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



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

分倍衆不鬪

謂敵人衆力加倍則鎮人不敢鬪也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

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

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為六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也下云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自代都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擇要害之地往往

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

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

之功可城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

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

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

抄楚交翻

登城觀敵以逸待

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

遊行也行運芻糧以實塞下

永

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荅之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

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

於輦下或近藩

屬之欲翻處昌呂翻

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

肉相殘它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誠之舊制諸王在都唯

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

捉刀執刀以衛左右者也

晃好武飾及罷南

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

禁司

主防禁諸王好呼到翻下同

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叩頭

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

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

於漢明

魏文防禁任城陳思諸王漢明友愛東海東平諸王疑魚力翻朝直送翻被皮義翻

武陵

王畢多材藝而踈悻

悻直也狠也音胡頂翻

亦無寵於帝嘗侍宴

醉伏地貂抄肉杵

抄楚交翻杵薄官翻

帝笑曰肉汙貂

汙烏故翻

對曰

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帝不悅畢輕財好施

施式智翻

故無

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高麗王璉遣使

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彊魏置諸國使邸齊

使第一高麗次之

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下同

益州大度獠恃險驕

恣

水經注南安縣有濛水即大度水東入于江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

通莖界獠魯皓翻

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

其祖賧

賧吐濫翻夷人賧以財贖罪曰賧

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

帥所類翻調徒弔翻

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

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分扶問翻將即亮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

兩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

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

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

先悉薦翻

斷丁管翻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

降戶江

長史

虞棕等咸請殺之

棕徂宗翻

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

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

時年十四行至新城

新城今房州

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

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哲往觀形勢俄

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

自無此

曇徒含翻皆先擊翻使疏吏翻朝直遥翻下同

居二日曇哲還具言顯

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

喜許

記翻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

彪等來聘

歲悉亶翻騎奇寄翻月庚申虜使李道固至今從後魏帝紀

考異曰齊紀十二

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

入齋閣得白服羣帽見人主

宋齊之間制高屋帽下羣蓋羣渠云翻見賢遍翻

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

太極殿前殿也有四廂

自後此制遂絕

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  
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  
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並不許嶷常慮盛  
滿求解楊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  
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

僚

長直亮翻從才用翻冠古玩翻

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交

州刺史李叔獻既受命

命叔獻為交州刺史見上卷太祖建元元年

而斷割

外國貢獻上欲討之

斷丁管翻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

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

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毚

毚仍吏翻以孔雀毛為飾也

上不許叔

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

不敢取道南康始興避劉楷之兵故也間

古莧翻

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

三代之季也讖楚譜翻

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

之

妖於遙翻緯于貴翻

留者以大辟論

律凡言以論者罪同真犯辟毗亦翻

又嚴禁

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

直曰街曲曰巷委即曲也鄭玄曰委



卷猶街里委曲所  
為也現刑狄翻

魏馮太后作皇誥十八篇癸未大

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誥

魏高宗興光四年起太華殿

辛卯上祀

南郊大赦 詔復立國學

罷國學見上卷高帝建元四年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

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復扶又翻

釋奠先師

用上公禮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

各有差 辛丑上祀北郊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

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

平王

勰音協

詳為北海王

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

文明太后令置學

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  
屬之欲翻

魏主尤奇愛之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

甲寅還宮

初宋太宗置揔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

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揔明觀時王儉領國子

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揔明四部書充之

分經史  
子集為

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揔明觀徵  
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  
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  
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觀古玩翻又詔儉以家為府自

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

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好呼到翻  
造七到翻

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

來故事無不諳憶

憶記也朝直遙翻  
下同諳烏含翻

故當朝理事斷決

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

八坐丞郎自八  
坐至左右丞諸

曹郎也斷丁亂  
翻坐徂卧翻

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

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

諸生巾卷在庭

監工銜翻卷巨員翻武冠也鄭  
註禮記云武冠卷也音起權翻

劔衛令史

儀容甚盛作解散髻

據南史儉傳作解散幘蕭子  
顯齊書作解散髻斜挿幘簪斜挿

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六月庚戌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

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使疏吏翻

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

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

宕徒浪翻 考異曰齊書是歲八月

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梁二州刺史六年初彌

五月甲午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今從魏書

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

吐從瞰入仇池聲谷音浴

鎮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

惡之

將即亮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惡烏路翻

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

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

龍鵠蓋即龍涸也在甘松界宇文氏於此置龍涸防

隋為扶州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涸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天和初其主率衆降以為

扶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亮宗

之曾孫也

穆崇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戊子魏主如魚池

魏太

宗永興五年穿魚池於平城北苑

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

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魏初民多蔭附

蔭附者自附於

豪強之家以求蔭庇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彊徵斂倍於公賦力斂

贍翻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

奪占之贍翻雖桑井難復桑井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也宜更均

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量音良稱尺證翻斷丁亂翻

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

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行下孟翻與牧守均給

天下之田守式又翻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杜佑通典注曰不栽樹莠者謂之露田奴婢依良丁良丁謂良人成丁者牛

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

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

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故再倍以授之

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

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計

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

盈

恒戶登翻見賢遍翻口分世業之法始此

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

差更代相付

更工衡翻

賣者坐如律

辛酉魏魏郡王陳建

卒 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十二月乙卯魏

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

帥眾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任城王雲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

七年任音士帥讀曰率

氏羌反詔以澄為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

事梁州刺史

魏高祖始置梁益二州於仇池

澄至州討叛柔然氏羌皆

平 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

見上卷太祖建元二

年 上即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

巧謂姦偽

也 既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

外監屬中領軍



而親任過於領軍會工外翻

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

被皮義翻

民多逃

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

富陽即漢富春縣也本屬會稽後屬吳郡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妖於驕翻

三吳却籍

者奔之衆至三萬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

寵於上

如音如

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

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

位權寄豈及茹公邪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崙

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崙盧昆翻

號伏名敦可汗

魏收曰伏名敦魏言恒也

改元太

平

四年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

史言魏孝文用夏變

夷朝直

遙翻

壬午柔然寇魏邊

唐寓之攻陷錢唐吳郡

諸縣令多弃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

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

將即亮翻

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

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

據水經注

浦陽江即今曹娥江也水發剡溪皆西流至曹娥鎮始折而東流入海

浹口戍主湯休武

擊破之

決即叶翻

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

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

寄騎翻

一戰而潰擒斬寓

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

抄楚交翻

軍還

還從宣翻又如

字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弃市左軍將軍劉

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

建康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即其地亦曰東冶亭

天福上

寵將也

將即亮翻

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楊

劉係宗隨軍慰勞

勞力到翻

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

悉無所問

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

文為臨汝公

氏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

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

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

魏朝直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辛亥帝耕藉田 二月

己未立皇弟鈖為晉熙王鈖音求鉉為河東王 魏無鄉

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

內祕書令李冲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上時掌翻宜準

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

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長知兩翻復方目翻

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

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

復有雜調

調徒帛翻俸扶用翻復扶又翻

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

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

食讀曰飮

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義等皆以為不可太

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賴但方有事之月校

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

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論語孔子之言

若不因調時

調時

所謂調課之月

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

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

其利行之差易

易以鼓翻

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

九品

上中下各分為三品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

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

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為不可

僥堅堯翻

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

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

倍上下安之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

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

西漠

者大漢之西偏也將即亮翻

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

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

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

老子之言

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

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

之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

御輦祀南郊

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法服袞冕以見郊廟之服

癸酉魏

主如靈泉池

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為靈泉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

戊寅

還宮

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

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 六月辛酉魏

主如方山

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人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己

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秋七月戊戌魏主

如方山 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

大小組綬

組綬者組織以成綬鄭玄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漢制印綬先合單紡為一系四

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組則古翻綬音受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

依戶給俸

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為給俸之差也

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

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生今改曰國子學從晉

制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

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東徐雍秦南秦梁益荆涼河沙時又置華陝夏岐班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時又置瀛汾凡十三蕭子顯曰雍涼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寧陝洛荆郢北豫東荆南豫西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并東雍肆定瀛朔并冀幽平司等十

三州在河北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戊

子以豫章王疑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

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

法當宥之以遠

復扶又翻

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

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

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

守式又翻

文惠太子嘗出東

田觀獲

時太子作東田於東宮之東繇亘華遠壯麗極目又齊紀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

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曰唯唯

唯于  
癸翻

雲獨曰

三時之務實為長勤

三時之務謂春  
耕夏耘秋穫也

伏願殿下知稼穡

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

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

雍於  
用翻

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

將人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摠帥步騎直指義

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又假護軍將軍陳顯

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宛於元翻  
葉式涉翻

雍

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

公高允歷事五帝

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為五帝

出入三省

三省尚書省中

書省祕書省也

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

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

處昌呂翻

情

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

楊中

立曰恂恂一於誠也朱元晦曰恂恂信實之貌

篤親念故無所遺弃顯祖平青

徐悉徙其望族於代

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

其人多允之

婚媾流離飢寒允領家賑施

賑之忍翻施式智翻

咸得其所又隨

其才行薦之於朝

行下孟翻朝直遥翻

議者多以初附間之

間古覓翻

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  
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

十八贈侍中司空賻祿甚厚

布帛曰賻衣被曰祿  
賻音附祿徐醉翻

魏初

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

泚陽

漢泚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泚水所出魏太和中  
置東荊州於泚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泚陽縣即

州故城九域志泚陽縣  
在唐州東北七十五里

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

橋

戴僧靜傳深橋距泚  
陽四十里泚音比

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

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荒人胡丘生起兵懸

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

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

創退走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

雍

用顯達進據舞陽城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癸巳魏南平王渾卒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

孫及外戚總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

復方目翻七廟子  
孫自太祖已下總

麻三月服五服至總麻  
而服盡與讀當曰預

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

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

儵式竹  
翻帥讀

曰率復扶人翻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偽安南將軍

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武陰魏書帝紀云詔南

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于南討舞陰按公孫遼

傳遼字文慶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討蕭贍舞陰成

蓋伏于亦

天生還竄荒中遼表之孫也

公孫表事魏魏

儵字也

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

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

哲王儲積九稔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

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稔而廩翻

逮於中代

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

漢令

民入粟拜爵又有  
孝悌力田之科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

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

富之家童妾袷服

袷黃練翻袷服美衣也

工商之族僕隸玉食

張晏

曰玉食珍食也

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

少詩

沼翻下同

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

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

物皆宜禁斷

斷丁管翻

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

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

毛晃曰貫鄉籍也

租



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

俸扶用翻雖

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

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

歲入約少為儉賑之忍翻下同

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

民無荒年矣

宿積子智翻

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

民出關就食

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於要路以譏征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

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柔然伏名敦可汗

殘暴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其臣侯醫聖石洛候數諫止之

聖伊真翻數所

角翻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

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

之叡麗之子也

陸麗陸侯之子於乙渾之難死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

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

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

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前部漢車師前王地也

自立為王

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

一年蠕蠕在十六年今從高車傳按蠕蠕下當有傳字

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

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

夏言謂中華之二言夏戶雅翻

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竒居南伏名敦

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史言柔然浸衰敗補邁翻

九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

起部掌百工之事書曰百工起哉

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

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

四民士農工商也

是時魏久無事

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

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

藏徂浪翻乘繩證翻鈐與鉗同其廉翻刃也唐有玉鈐衛

外府衣物繒布絲纈

繒慈陵翻帛也纈苦謗翻纈絮也

非供國用者以

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卑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

鰥寡孤獨貧癯皆有差

劉熙釋名曰無妻曰鰥憂悒不能寐日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

目常不開無夫曰寡寡鰥也鰥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無財曰貧魏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

疲病曰癯

年為紀傳表志

傳直總翻

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

月詔彪與著作郎崔光改脩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

從才

用翻宋明帝泰始五年崔道固降魏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

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

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

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漢  
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況盜賊人也苟守宰

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守式又翻治直吏翻易以豉翻

祐又上疏言

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

少詩

斯

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弃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

斯穆

方道也穆和也清也

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

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

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

王者不私人以官前漢書佞幸傳贊之辭

帝善之祐

出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

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

無成人子孫旁無耆親者具狀以聞

耆親為之服耆者

初皇

子右衛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

嶷魚力翻

嶷後有子表留

為世子子響每入朝

朝直遙翻

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

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

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

乘船入清中採樵

清中清水中將即亮翻

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

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却之魏步騎三千餘人

已至塹外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塹七艷翻

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

之魏人乃退

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

復扶

又翻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

恩將兵踰伏

將即亮翻下同踰與踏同

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

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

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

俘斬二千餘人天生弃平氏城走

平氏漢縣属南陽郡晉宋属義陽郡縣西

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五代志淮安郡平氏縣魏置漢廣郡至我朝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為鎮入唐州泌陽

縣

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

之甲子魏大赦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

己巳還宮

魏築城於醴陽

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注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

源而別流西注逕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泚水

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泚陽城

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

魏樂陵鎮將鎮泚陽將即亮翻

彼初至

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

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

宕徒浪翻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

蕭子顯曰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乃徙治白下

沈約曰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郡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 癸卯魏淮南靖王

佗卒

佗徒河翻

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

為于偽翻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漢儀太史每歲

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

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奏  
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

王奐為領軍將軍 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帥讀

曰率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

夏戶雅翻出上庫錢五十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西陵

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

會工外翻

商旅往來

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

可增倍

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即

今西興堰用牛挽船  
因曰牛埭埭徒耐翻

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

浦陽江南津埭

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  
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

乞為

官領攝一年

為于偽翻

格外可長四百許萬

長丁大翻今知兩翻增也又音

直亮翻多也

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

以其事下會稽

下戶嫁翻

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

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

蹴于六翻

乃以風濤迅險

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

監古銜翻

或

禁遏佗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

之從豐良由飢棘

去之當作去  
乏棘急也

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

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

蠲調

左傳楚大饑振廩同食杜預注  
曰振發也廩倉也調徒釣翻

而元懿幸災權利

重增困瘼

權古岳翻瘼病也重直用翻

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

副言懼貽譴詰

譴去戰翻  
詰去古翻

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

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

腹心亦當虎而冠耳

為于偽翻賈音古狼將羊虎而冠  
皆漢書語以狼將羊則羊必為狼

所噬食虎而冠者言  
其人惡戾如虎著冠

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記大學記孟獻子之言斂力贍翻

此言盜公為損益微斂民所害乃大

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

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孝經第六章

之言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

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魏主訪羣臣

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

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

惡冢嗣之善惡在教諭之得失

冢大也周禮疏曰冢大之上也冢知隴翻高

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

訢許斤翻

此近事之可鑒者也

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

蓋此時恂之失德已著故彪有

是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

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五鳳四年

去歲京師

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

千里之外哉

餬音胡說文曰寄食鬻也余據正考父昂銘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則餬者食饘

粥之義許慎所謂寄食者蓋因左傳  
餬口於四方以為說今此當依許義

宜析州郡常調九

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

調徒弔翻度徒洛翻

各立官司年豐

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

糴他弔翻

如此民

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

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又宜於河

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

之河表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涼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荆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

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叙其才用中州一可  
謂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比毗至翻比例也

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

朝直  
遥翻

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

情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

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恒理也

恒戶  
登翻

無情之人父兄繫

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

慙女  
六翻

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

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

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

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



所恥矣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

朝直遙翻假古訝翻時魏不聽朝臣

終喪給假而已

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

衣於既翻

鳴玉垂綏同慶賜

之燕

綏如佳翻

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

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

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

預其軍旅之警墨繅從役

春秋時晉襄公居文公之喪墨繅經以敗秦師于穀自是

之後以墨繅從戎繅倉回翻

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

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魏遣兵擊百

濟為百濟所敗

陳壽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據李延壽史其先以百家濟海後浸強

盛以立國故曰百濟晉世句麗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

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魏主祀南郊始備

大駕

漢儀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之甘

泉鹵簿東都惟大行備大駕晉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

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駕一

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

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  
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戰吏六  
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  
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戰吏六人  
大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  
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  
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並駕一  
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  
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  
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戰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  
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弓矢在  
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  
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  
部七人次財校尉在左地軍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各  
左右二行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  
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眡步兵長水騎隊

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引戟楯刀楯鼓吹亦如之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旂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闕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

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  
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  
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  
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攄鼓中道次金根車  
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  
為九行司馬史九人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  
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樵斧一行力人刀楯一  
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  
二行金根連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  
右殿中將軍鑿臙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  
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  
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  
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  
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夫  
輦中道夫輦謂當作大輦太官令丞左太醫令丞右次  
金根車駕駟不建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

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跼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伙飛督右次御輶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樂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十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馬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

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四人執馬鞭辟車  
六人執方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  
右各一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  
將軍在左後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  
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  
護驍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  
人乘馬在騎將軍四人騎校靴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  
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  
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  
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靴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  
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  
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靴各一人在前督  
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  
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靴  
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  
并領之魏之大駕蓋參取漢晉之制而官名鹵簿則微

有不  
同者

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初上為鎮西長史主簿

王晏以傾諂為上所親

宋蒼梧王元徽四年帝為鎮西長史行郢州事收晏為主簿

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為中庶子上之得罪於太

祖也

事見上卷元年

晏稱疾自疎及即位為丹陽尹意任如舊

朝夕一見

見賢遍翻

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

接之

論朝直遙翻嶷魚力翻

二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

出復留為吏部尚書

復扶又翻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

臨賀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



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

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

斷讀如短

以本所費之物賜老

疾貧獨者 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儉詔三日一還朝

還當作造音七到翻

朝直遙翻

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

尚書下省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

中書監參掌選事

選須絹翻

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既領選權

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獻晏啓

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

平頭憲事已行矣

平頭謂憲字也謚神至翻

徐湛之之死也

湛之死見一百

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其孫孝嗣在孕得免

孕以證翻

八歲襲爵枝

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

樂音洛

及上即位孝嗣為御史中

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上嘗

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

謂周

公既定洛請明農也周都豐鎬以洛為東都

儉卒孝嗣時為吳興太守徵為

五兵尚書

庚戌魏主祭方澤

方澤者為方丘於澤中以祭地祇

上

欲用領軍王奐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

曰柳世隆有勲望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

柳世隆為尚書令王奐為左僕射 六月丁亥上如琅

邪城 魏懷朔鎮將汝陰靈王天賜

魏置懷朔鎮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六

鎮叛改為朔州而不能有舊鎮之地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將

即亮翻下同

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

雍於皆用翻

坐賊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

水經注曰太極殿南對承賢門門南

即皇信堂也魏書帝紀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

引見王

公

見賢  
遍翻

太后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

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

景穆皇帝世  
祖之子蒙諡

曰景穆皇帝未即尊位  
也二王於高祖為叔祖

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

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

二王於文成帝為兄弟  
詩曰兄弟孔懷惟思也

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

問  
聞音

竝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

遣中散問文祖詣長安察之

中散中散大夫  
也散悉亶翻

文祖受楨

賂為之隱

為于  
偽翻

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

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

曰古有待放之臣

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

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卿等自審

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

契益以宰

官帶中散大夫也

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

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

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

惡烏路翻

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

曜之弟子也

慕容白曜有平齊之功

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

池 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

使疏吏翻下同

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

直在蕭贖今復遣使不亦可乎

復扶又翻

魏主從之八月乙

亥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九月魏出宮人

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北鎮六鎮也一日懷朔鎮直平城北

冬十一月

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頽

卒 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魏以尚書令尉元

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 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

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鎮東

府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

聞人邕為州議曹

屬之欲翻州議曹自漢以來率儒士為之

緒不許晃使書

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自魏晉以

來中正率用本州人望為之

侍中江數為都官尚書

數音効

中書舍

人紀僧真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

縣武吏邀逢聖時

邀南史江數傳作邀說文曰幸也集韻傲僥徼徼通音堅堯翻

階榮

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

為于偽翻復扶又翻唯

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

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

吾牀遠客

遠于願翻

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

子所命敷湛之孫瀹肱之弟也

二家以名義自持至於甄別流品雖萬乘之主

不可得而奪喪息

柔然別帥叱呂勤帥衆降魏

別帥所類翻勤

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七千一百二十三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三

起上章教牂畫玄  
默泥灘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

拔隔城  
見上卷

上年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

泉下當  
有池字

壬申

還宮 地豆干頻寇魏邊

北史曰地豆干國在  
室韋之西千餘里

夏四月

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

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

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蹟今從本傳

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散悲亶翻騎奇寄翻

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

隋書庫莫奚東部蕃之族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

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

郡

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

將即亮翻

秋七月辛丑以會

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

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

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充

翻雍於用翻

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

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

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

考異曰齊書作世

子休留成今從魏書

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

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

冠古玩翻推吐

雷翻

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

復扶又翻

仕進

無嫌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

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

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

仗而衛左  
右因名

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

數所角翻  
犒苦到翻

又私

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

襖烏浩翻

長史高平劉寅

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

言精加檢校也

子嚮聞

臺使至不見敕

使疏吏翻

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念

念羊茹翻

典籤吳修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修之曰既

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

修之言方便答塞欲為子

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欲依敕行之也塞恚則翻

子嚮大怒執寅等八人於

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念聞皆已死怒壬辰以

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

討子響

將即亮翻

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

忽不思難故耳

少詩沼翻難乃旦翻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

官忽遣軍西上

上時掌翻

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

敕上不荅而心善之

不荅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在而未敢撓國法也

乃遣衛

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

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

齋仗天子齋內精仗手也茹音如帥讀曰率

敕之曰

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

之副

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

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

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

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頃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

也

夏戶雅翻

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

張興世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

始二年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

燕尾洲在江津戍西江水至此北合靈溪

水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

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

使疏吏翻舸古

我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

將引

也子響唯灑泣

灑泣揮淚也

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

饌雖戀翻又雖

晚翻略弃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

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

錄收也使疏吏翻

子響怒遣

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

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

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詣之等單艇逃

去

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鼎翻小船也

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

至將即亮翻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

建康

舴艋亦小船也舴舳格翻舳莫幸翻

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

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

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

詔賜死蓋蕭子顯為順之諱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

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朝而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

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為順之諱

踰山海分甘斧鉞

分扶問翻

敕遣詣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

旗入津對城南岍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

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

怖普布翻

遂致攻戰此臣之罪



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

希望

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

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

父之謫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

塞悲則翻

復扶又翻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

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

削爵土易姓

蛸氏

蛸相邀翻與蕭音相近

諸所連坐別下考論

謂子響之黨當連坐者別行下

考覈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

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猿透擲悲鳴問

左右

斷句

曰猿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如

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

表請收葬子響不許

子響先嘗出繼嵯故以舊恩請收葬

貶為魚復侯

魚復

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

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為逆兖州刺

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

迫巴東使至于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

省悉景翻

臺軍焚

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

陽樂藹屢為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

見賢通翻

藹應對詳

敏上悅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繕修廨

舍數百區

解古監翻

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九

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

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

椿諫曰

據北史楊椿傳時為中部法曹華戶化翻

陛下荷祖宗之業

荷下可翻臨

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

僵居良翻

羣下惶灼

莫知所言

惶恐也遽也灼熱也

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

孝經曰三日而食教

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

楊椿此語說出魏孝

文心

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

為于偽翻

於是諸

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

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

及依漢魏

故事并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

公除者以天下為公而除服也

詔曰

自遭禍罰恍惚如昨

恍惚乎往翻惚音忽鄭玄曰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

奉侍梓

宮猶希髣髴

事死如事生猶冀髣髴見之也

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

月王公復上表固請

復扶又翻

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

宜情所未忍

謂未忍公除也哀讀與練同倉回翻

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

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

從才用翻

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

法常

法也不撤武衛備不虞也

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

陵在方山不從

金陵之兆

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

比並也並當別叙在心  
之所欲言比毗至翻

已卯又謁陵唐辰帝出至思賢

門右

據魏紀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

與羣臣相慰勞

勞力到翻

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

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

服

從才用翻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

四祖者高祖昭成帝

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

陛下以至

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

禮喪大記曰君之喪

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注云二十兩為一溢於粟米之法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

曰樂律歷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篇律歷志合篇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兩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摠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經帶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經之言實也哀之言

推也哀經明中實推痛也

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

情奉行先朝舊典

朝直造翻

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闕言朝夕

食粥粗可支任

粗坐五翻任音壬勝也堪也

諸公何足憂怖

怖普布翻祖

宗情專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

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

式或所未悉

典記謂經  
典傳記也

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

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

游明  
根高

閭時以儒鳴故  
帝別與之言

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

服之變皆奪情以漸

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  
哀至則哭也既葬而虞既虞而卒

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  
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暮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

而除服卒  
子恤翻

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音

蓋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

踰月而葬葬而即

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

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

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

宋明

帝泰始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蓋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踰年改元太和至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

十二年為一紀過古禾翻

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

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

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



文之制閭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懼

懼干請

懼洛侯翻懼  
懼敬謹貌

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

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

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閭默不言以荒庶政

閭音陰

唯欲哀麻廢吉禮

哀吐回翻下哀  
經除哀從哀同

朔望盡哀誠情

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閭之

主蓋亦誣矣

孺慕如孺子  
之慕父母也

秘書丞李彪曰

曹操為魏王  
置秘書令丞

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

間古  
覽翻

及后

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

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

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推之也

然漢章不受譏

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

以眷戀哀經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咄嫌

而已哉

哀倉回翻咄充之翻

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

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

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

哀麻復聽朝政

復扶又翻朝直遥翻

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

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  
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暮雖不盡禮蘊結差申  
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  
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

不違

近其斯翻易以豉翻去羗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

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及吾真必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問其友人祁侯祁侯與之辨難往復而王孫終守其說祁侯曰善遂羸葬晉人皇甫謐字士安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

籩簠果尸擇不毛之土穿阮下尸籩簠之外  
便以親土若不如如此則冤悲沒世其子從之今親奉遺

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

其父之道可謂大孝

引論語孔子之言

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

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

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

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

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

年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

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

朝直

恒戶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

詩

無母何恃  
喪息浪翻

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

賴蜀本作想當從之否則賴字衍歆尹今

翻

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

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

治直吏翻下同

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

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畧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

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

盛夏商

夏戶雅翻

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

如此之意未解所由

解戶買翻曉也

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

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

虞之慮

虞防也

帝曰魯公帶經從戎

據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及淮夷徐戎

亦並與魯公伯禽征之時有

武王之喪故帶經從戎也

晉侯墨衰敗敵

春秋時晉文公卒未

葬襄公墨衰經以敗秦師

于穀衰倉回翻敗補邁翻

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

紼無嫌

鄭玄曰越猶躡也紼輶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

躡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輶勅倫翻索悉各翻

而况衰麻乎豈可於晏安

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

衰而諒闇終喪者

闇音陰

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

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

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

歷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并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

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必迎神於西襮惡於北具

行吉禮此魏初所用夷禮也襮如羊翻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

號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

此乃平日所不當行言不當用夷禮况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

謂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

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

號戶高翻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已欲廢之盛寒閉於

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

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

深德丕等泰崇之立孫也

穆崇魏開國功臣

又有宦者譖帝於

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

亦不復追問

不復追問譖者為誰復扶又翻

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

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



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

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

疾不治事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托也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

由是長史伏登

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將直亮翻下同

錄事房季文

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

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

襲州治也

執法乘謂之曰使

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

書讀之

復扶又翻

登之曰使君靜處

處昌呂翻

猶恐動疾豈可看

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

任音壬

十一月乙

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

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

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

顓上言

少詩沼翻朝直遥翻顓魚豈翻異曰齊紀作孔覲今從齊書南史

考

以為食貨

相通理執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

貴其傷一也

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

三吳國之閭奧

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

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是天下錢少非穀

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為累輕

累力瑞翻

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

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

工者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

多使省工而易成

易以鼓翻

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

如水走下

用漢晁錯之言趨讀曰趣走音奏

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

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

不可磨取鋁

漢初行半兩錢及英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鋁以重鑄作錢元狩

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市為郭今不得磨取鋁鋁音谷銅屑也

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

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

少詩治翻

王者不患無銅

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

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

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

復扶又翻

凡鑄錢與其不衷

寧重無輕

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

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

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貨之宜故也案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

異錢謂其文非

五銖者

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既博鍾弊于

今豈不悲哉

鍾聚也

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

鏐

沈持林翻鏐書藥翻

所失歲多譬猶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

而盡

引漢枚乘之言

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

其業

喪息浪翻

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

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

斷音

短禁截也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

銖兩

稱尺證翻合音閤合少為多也

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

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

矣

塞悉則翻樂音洛

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

悛七倫翻又丑緣翻

蒙山下有嚴道

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

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即漢鄧通鑄錢舊處

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使疏吏翻

頃之以功費多而止自

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

事見

上卷四年至上謂至武帝時治直之翻下同

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注

聽復注籍也

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

治 長沙威王晃卒

謚法勇以果毅曰威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

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

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

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選須絹翻諳烏

含翻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為鎮東大

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

天子討除蠕蠕

使疏吏翻為于偽翻蠕人充翻

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

絲百匹

褶音習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

信東室

自居馮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  
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

詔太廟四時

之祭薦宣皇帝起麭餅鴨臠

起麭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敢之亦謂

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麭餅入教麭中令鬆鬆然也  
教俗書作醅麭莫甸翻孟詵曰臠音郝肉羹也

孝皇

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藟羹昭皇后茗糲炙魚

茗茶也本草曰

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糲類篇云色  
責翻糲也又側草翻粽也南史虞棕作扁米糲蓋即今  
之饊子是也可以  
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  
供茶炙之石翻

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

偽為于

乃命豫章王



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

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

改為華林苑據十杉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 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

國之典

屈九勿翻芰奇寄翻菱也去羌呂翻屈建屈到子也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

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况

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

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

左傳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謂

已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

使庶婦尸之乎

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為嫡故通鑑以嶷妃為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

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

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

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謂之洪和城吐從噉入聲谷音浴洮音七刀翻

二月

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

魏枹罕鎮將帶河州刺史枹音

膚將音即兩翻長音知兩翻

魏主許之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

郎謝竣如魏弔

散音悉亶翻騎音奇寄翻竣音七倫翻又丑緣翻

欲以朝服行

事

朝音直遙翻下同

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

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

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

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

禮淹曰吉凶不相厭

厭於葉翻

羔裘玄冠不以弔

論語記孔子容止有

是此童稚所知也

稚直利翻

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求何害

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日二國之禮應相準望

準揆平之物又其義

擬也倣也對看為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取諸此

亦不以為疑

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

何至今日獨

見要逼

要讀日邀

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

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

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

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

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

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

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

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

者無親

孝經之言

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既

戎服不可以弔

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使疏

吏翻褶音習

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

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

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

等

怡苦洽翻

使服以致命已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

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

考異曰楊松圻談藪作朱淹又云自著作郎遷著作郎

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駙之子也

裴駙松之子注史記行于世駙音因

始興簡王鑑卒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

亥朔設薦於太和廟

太和廟據北史作太和殿水經注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

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

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

蓋亦不能及暮矣飯扶晚

翻

乙丑復謁永固陵

復扶又翻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

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

謂湯以六事自責也

固

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

喪息浪翻

幽顯同哀何宜四氣

未周

謂一暮而四時之氣始周

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

譴去戰翻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

為于偽翻

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

言行喪禮興百王之

墜典而正其失也

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經猶以素服從事

朝直

遙翻哀吐回翻

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

奉使

據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彪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

上甚重之

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左傳晉趙武自宋還

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

已卯魏作

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

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觀古玩翻更工行翻

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

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

委情義無間

斷丁亂翻

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乙



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丙辰魏初造五輅

五輅玉金象草木也

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

射王奐為雍州刺史

為後誅奐張本雍於用翻

丁未魏濟陰王鬱

以貪殘賜死

濟子禮翻

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

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

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

武道

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詩沼翻

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

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

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

祖顯祖為二桃

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象貌也桃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

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

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戾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

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伯也雨師也  
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摠五為一則  
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  
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  
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  
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

先卷  
薦翻

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

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

此即寇謙之道壇也  
探吐南翻乾音干

乙巳帝

引見羣臣

見賢  
通翻

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

考異  
日禮志

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

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

從王詔園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

著之於令

出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園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遍也審諦昭穆遷主遍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摠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員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

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園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禘一名也合祭故稱禘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揔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園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園丘常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園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秋特初於嘗於烝則禘嘗禘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園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園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

自既灌以往據爾雅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間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闕王以祫為一祭於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祭從王禘是祭員丘

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瀆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畫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崢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

事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于白登山歲一祭無常

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于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謚道武水經注雞鳴山在廣甯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因名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為鳴雞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崢山別立寢廟崢音郭

馮宣王廟在

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

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謚

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翻

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

星神今園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

鄭衆曰風師箕也雨

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立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

明堂祭

門戶井竈中雷

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音力又翻

四十神

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直

遙翻皆欲以二分之一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

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



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

日月所會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月之三日也朏數尾翻

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

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

言求卜祥日

此小祥也

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

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羣臣

哭已

已畢也帥讀曰率

帝易服縞冠草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

幘

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

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

白絹單衣草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

素紕

紕匹毗翻又必二翻冠飾也緣也

白布深衣

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

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

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

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

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故聖人服之

先王貴之

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幘

弁缺四隅謂之幘傳子曰幘先未有

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

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去羗呂翻

既祭出

廟帝立哭久之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冬十月魏明堂太

廟成 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

祥練已闋號慕如始

古者既祥而練闋古穴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如始言

如初有喪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

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

災願陛下褻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

秩者序而祭之

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

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

衷善

也正也適也

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禪於太和廟

禪徒感禱除服之祭也

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園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

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

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

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駸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山述述即鵠也鵠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宋因之又加黑介憤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天冕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憤玉簪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綵樂縣而不作

縣讀曰懸

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

新作太廟

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

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諸牧守

守式又翻

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

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

朝直遙翻  
褶音習

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

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

麗力

知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

為于偽翻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盂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絹為之今制素者以舉哀

舉哀於東郊遣

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

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初魏世

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

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

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  
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

後累朝無留意者

朝直  
遥翻

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

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

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

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

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

此晉泰  
始也

律文簡約或一章之

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

處昌  
呂翻

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

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

二注表奏之

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刑定郎此蓋刑定律注而置官

詔公卿八座

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

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

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袞裏

袞與帙同

冤冤猶結於

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

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

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

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

幾居希翻

詔從其請

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

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簞等

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為下范諸農攻當根

純張本使疏吏翻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

朝直遙翻

有司奏

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

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

易曰利建侯

經野由君理非下請

周禮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鄭玄注云經謂為之里數

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

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



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

知尚書都曹事也

賜以不死之詔太后

殂承祖坐臧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

將軍封佞濁子

悖蒲內翻

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

附以求利

超七喻翻

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

從母即姨也從才用翻

獨

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

之樂

樂音洛

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

彊其兩翻下彊使同

則曰

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

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

飼祥吏翻  
著則略翻

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

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

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

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

事見一百三十四卷  
宋順帝昇明二年

思皇后之

昆弟皆死

魏孝文謚其母李  
貴人曰思皇后

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

主簿長樂坐不軌誅

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  
元元年從才用翻樂皆音洛

鳳亦

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

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曰

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

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遍翻

王者設官以待賢

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

軍號將軍之號

也去羌呂翻

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

薄太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

樂 已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

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

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自

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革等聘於魏魏主使

侍郎成淹引革等於館南瞻望行禮

祀明堂登靈臺之禮

辛酉魏

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

五行之次也

中書監

高間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

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

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

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立朔且魏之得姓出

於軒轅

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據史記以匈奴

奴為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

臣愚以為宜為土德

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

國家承黃帝之後宜為土德高閭蓋申前議耳

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

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

事並見晉

紀神元力微也桓帝猗

是則司馬祚終於邾郈

河南郡河南縣

邾穆帝猗盧好呼到邾周之王城即邾郈也邾古洽翻邾音辱

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并天下

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

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

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卒子恤翻共讀曰恭况劉石苻氏地禍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

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

水德祖申臘辰

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

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為五耳

甲子魏罷租課

租課李延壽魏紀作袒裸

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胄

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桓誕亦降為

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

長孫道生以功封上

黨王長  
知兩翻

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

昶丑  
兩翻

魏舊

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

自漢

以來宗廟成五祀四孟及臘是也魏初用中節夷禮也

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

令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戊子徙居永樂宮

魏主太和

元年起永樂遊觀于平城之北苑樂音洛以尚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

穆亮共營之辛卯魏罷寒食饗

舊傳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初學記曰

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

今以其非禮罷之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

親之

朝直遙翻

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周

公於洛陽

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渚渚今上谷也廣甯縣本屬上谷

又據水經註渚當作渚

皆令牧守執事

守式又翻

其宣尼之廟祀於中

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

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

謂之躡壇

騎奇寄翻躡與踏同

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

謂之遶天

蕭子顯曰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躡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魏主遶三匝



公卿七匠謂之  
遠天復扶又翻

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

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

子入朝

句如字又音  
駒麗力智翻

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

詣平城

從才  
用翻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

丑豫章文獻王嶷卒

嶷魚  
力翻

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

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

財賄為事齋庫失火

齋庫齋  
內之庫

燒荊州還資

高祖建元二  
年嶷自荊州

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

評直論量  
其所直也

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

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

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

蓋欲諸子不以位執相陵塞悉則翻

上哀痛特甚

久之語及嶷猶歔歔流涕

歔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

嶷卒之日第庫

無見錢

見賢遍翻

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

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

吐從

瞰入聲谷音浴

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

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弃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

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

去年長孫百年所俘

秋七月庚申

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

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

傳作賀魯頭

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

吐谷渾王遣酋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

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

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

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

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離京

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

離力

智翻謂可保藩臣之業也

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

悛丑緣翻難乃旦翻

伏連籌

默然

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

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

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

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

也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

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

然鎮將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魏帝紀太和

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

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頥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頥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

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

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趣七喻翻磧七迹翻

初

柔然伏名敦可汗

可從列入聲汗音寒

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

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

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

魏收

日魏言悅樂也

改元太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

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

尉紆勿翻臚陵六翻見賢遍翻

賜元玄冠素衣

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今此則玄冠委貌異制

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

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已酉

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

爵而饋肅拜五更

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陸德明曰禮

於至翻即今之揖更工衡翻

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

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

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元卿即上卿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

昭之招翻

祀文明太后於玄

室

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

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薨哭

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

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

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

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

降戶江翻朝直遙翻

魏以

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

上殷祭太廟

殷祭大祭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

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

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熙文

明后之兄也

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

聘于魏

琛丑林翻

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

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

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

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

傳直戀翻

上曰袁粲自是

宋室忠臣

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

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

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頃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

諱惡之義

春秋之義為尊者諱

於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



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

范當根純奪林

邑國事見上年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復扶又翻

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

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書令

出為西兖州刺史

西兖州時治滑臺

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

主納其女為嬪

后為于偽翻嬪毗賓翻

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

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

其繆醜

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

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

事見八十

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謚法昏亂紀度曰荒

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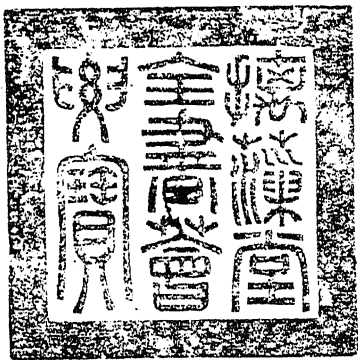
治直

吏翻

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  
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四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齊紀四

昭陽作  
靈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

匹驃

妙翻騎  
奇寄翻

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

寒位重

陳顯達南彭城  
人起於卒伍

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

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

以陳顯達

之居寵思畏終不能自免於猜暴之朝至于稱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

子休尚為郢府

主簿過九江

自建康至郢府先過九江

顯達曰麈尾蠅拂

麈尾蠅拂麈尾屬尾

能生風辟蠅蚋陸佃埤雅曰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舊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蠶令蠶不蠹名

荒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

是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捉執也

即取於前燒

之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

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

耻

以蕭氏篡宋夷滅劉氏故也數所角翻處昌呂翻

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

魏書帝紀太和十二年

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

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

為下魏入寇張本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巒穎之

孫也

穎曹魏太常邢貞之後邢穎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

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

好呼到翻

尚書曹

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

省悉景翻

太子性奢靡治

堂殿園囿過於上宮

治直之翻

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

傍門列修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起小苑使

東宮將吏更番築役

將即亮翻更工衡翻更番分番更作也

營城包巷彌

亘華遠

言其彌極華麗而延亘又遼遠也

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

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

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

監工銜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誚才

笑翻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

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

忽忽者急遽之意

文景乃以佛像

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



待喪耳

掃墓謂掃除墓地也

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

不哭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

行下孟翻

見其服玩大怒敕有

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并責

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

人不解其故

惡烏路翻喜許記翻解戶買翻曉也

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

為之救解

為于偽翻

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西昌侯夷滅太子子

孫事見後按鸞翦除高武諸子及太子子孫以成篡事

文惠雖不惡之其子孫亦不能免也觀隆昌建武時事

君子謂文惠知所惡矣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

魏起於北荒末

嘗講古者天子親耕之禮  
今孝文始行之籍在亦翻

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

史劉興祖收繫獄

雍於用翻惡烏路翻蕭子顯齊志寧  
蠻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寧南襄

北建武蔡陽永安安定懷化武寧新陽義安高安左義  
陽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懷安北弘農西弘農析  
陽北義陽漢廣  
中襄城等蠻郡  
誣其搆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

康

自襄陽順流東  
至建康故曰下

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

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

奐

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  
衛勇力之士將即亮翻

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

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

也謂奐曰曹呂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奸變正宜錄取

錄收

也攝馳啓聞耳奐納之

拒命考異曰南史奐子彪議閉門

使不過臆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回獻又請遣典籤問道送啓奐從之典籤出城為文顯所執獻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勸奐仰藥獻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申仗與彪同誅今從齊書

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

迎臺使

使疏吏翻

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

等小人相陵藉

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蹈之使薦於下藉慈夜翻

故且閉門自

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

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真斬之

為後真子

肅食瑤起之肉張本執彪及弟爽弼殷殷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

建康琛弟秘書丞肅獨得脫奔魏

為王肅屢引魏兵入寇張本琛丑林翻

考異曰南史真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按真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夏四月甲午

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

東宮官屬文則太傅少傅詹事率更令家令僕門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則左右衛率翊軍

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以太子妃琅  
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

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

戢之女也

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戢則立翻又疾立翻

魏太尉丕

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

為後馮后以讒廢張

本魏主以白虎通云

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王者不

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

朝直遙翻

熙固辭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

戶叛降於魏

沈約曰光城郡疑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蠻帥

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

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

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祖之子孫也太和十二年宣

文堂經武殿用家人禮者畧君臣之敬而序長幼之齒

甲子魏主臨朝堂

朝直遙翻

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因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鏐為南豫州刺史

鏐立耕翻

先是

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

先悉薦翻

之鎮道中戲部伍為

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鏐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

於魏魏人處之河北

是時河北之地猶為齊境雷婆思等蓋居河南徙居河北則稍近魏

境耳首慈由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

極陰之地

盛夏雨雪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

風沙常起

風沙大風揚沙也

將遷都洛陽恐

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齊於明堂左个

鄭玄

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个古賀翻

使太常卿王湛筮之遇革帝曰湯

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此革卦之彖辭也湛氏壬翻

吉孰大焉羣

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

任音壬重直龍翻

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

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

繇直又翻大人虎變

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

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

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

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

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

自明堂左个還宮

召澄

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

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

見賢遍翻沮在呂翻怖普布翻

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

屏必



鄧翻易以鼓翻

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

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

卿以為何如

魏主始與任城王澄言其情

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

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

比之周成漢光也

帝曰北人

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

後穆泰等之謀卒如帝所慮

澄曰非常之

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

斷丁亂翻

彼亦何所能

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張良贊漢高帝遷都長安故以為比

六月丙戌

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代承平

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陣之間

行戶剛翻  
陳讀曰陣

豈非勝

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

袁紹

事見六十三卷漢  
獻帝建安五年

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

事見一百

五卷晉孝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

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

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

天下混一則車  
同軌書同文

比之懦劣則可

耻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

周制  
五輅

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鄭氏注  
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讀為條

魏武之勝

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

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

時欲用兵命冲典武

選銓擇才勇之士選須絹翻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

亂

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

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

之

徐州城即鍾離城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

為魏主後

廢恂張本

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

用兵

尚神密魏主今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故亦曰露布移書則移書於齊境也

詔發揚徐州民丁

廣設名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

王融有俊才故以人身自

高且王弘曾孫故以門地自高

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

曰為爾寂寂

爾如此也寂寂言冷寞也

鄧禹笑人

鄧禹年二十四為漢司徒融年已過

之故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

朱雀桁當建康朱雀門跨秦淮南北岸以

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開則行者填咽湫子小翻隘也經典釋文曰湫徐音秋又在酒翻

追車壁歎

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

掇傳追翻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諸從公車前

給騶八人騶側鳩翻

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

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

獎者推助以成其事數所角翻

因大習騎射

騎奇

寄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

宋泰始初

南攻義嘉軍功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今板授融蓋重於黃紙也或曰未經勅用者謂之板授

使典

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僉楚數百人並有幹用

僉助庚翻

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

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

城上慮朝野憂遑

遑急也遽也

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

江左以清

商為正聲伎

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

間日隔一也間古

伎渠綺翻

覓翻參侯也承奉也

戊寅上疾亟蹙絕

氣暫絕而

太孫未入內外

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

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

濟世才

王融字元長

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

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邾欲為豎刁邾

名讀曰邾按左傳齊桓公既立

子昭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姬衛姬生無虧易牙因豎刁以薦羞於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與豎刁殺羣吏而立無虧昭奔宋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為孝公雲不敢答及太孫

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

斷音

短頃之上復蘇

復扶又翻

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

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

朝直遙翻

俄而上殂

年五四

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鸞聞之急馳至雲

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

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

知不遂釋服還省

釋戎服還中書省也

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

深怨之

太孫即位尋見廢弒史以追廢之號書之為後殺王融張本

遺詔曰太孫進

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

治直吏翻

內外

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

參豫也懷思也命鸞參豫其事而詳思其

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相從以濟國事也

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

射王宴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

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

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

世祖留心政事務摠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

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

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遣祛也逐也言未能祛逐

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畧斷

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屏必郢翻好呼到翻鬱林王

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晷於衆中

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

世祖諸弟存者晷為長長知兩翻

立嫡則應



在太孫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

由是帝深

憑賴之

太孫已即位故書帝

直問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

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

監古銜翻少詩召翻復扶

又翻為西昌侯鸞欲弑帝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事

先除周奉叔曹道剛張本

見

一百三十五卷  
高帝建元二年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

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

鸞初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鸞獨乘

下帷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

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

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

樂音洛

乃更推鸞故遺詔云

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

史言子良無奪嫡之志

帝少

養於子良妃袁氏

少詩治翻

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

史言奪嫡之謀

出于王融

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

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

中書省蓋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即亮翻

既成服諸王皆出子

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

壬午稱遺詔以

武陵王暉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

文季為護軍

史言遺詔本無此段除授當時稱遺詔行之

癸未以竟陵王子

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

三調為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逋欠負也

省御

府及無用池田邸治

治據蕭子顯齊書當作治謂治鑄之所也

減關市征稅

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

所謂黃放白催也先悉荐翻

是

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

史為西昌侯鸞篡國張本

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

尉紆勿翻

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

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

騎奇寄翻下同

丁亥魏主辭永

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

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

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守之制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魏主曰老者

因此

之智少者之決

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少詩治翻

汝無辭

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

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象

合七萬出子午谷

欲攻梁益也

胤辯之曾孫也

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

安帝義熙十三年

鬱林王性辨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

樂音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

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

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從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

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

鉤所以啓鑰今

謂之鑰匙夜開西州後閣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

祖侍書胡天翼

王國有師掌導之教訓侍書掌教之書翰

相謂曰若言之二

宮

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

則其事未易

易以鼓翻

若於營署為異人所

毆

口毆手翻

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

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

知也

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斯之謂歟

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

使囊盛帶之

盛時征翻

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

居喪憂容號毀

號戶刀翻

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

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

文惠太子卒於是年正月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

是年夏四月自南郡王為太孫

世

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

太孫居東宮何妃尚留西

世

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

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

必能負荷大業

荷下可翻又讀如字

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

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

復扶又翻

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

作音佐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

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注云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朱元晦曰今按廣韻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哉乃作音將祚翻及廉范五袴之謠皆以為此音矣然讀為佐音者又將祚之訛也而世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為

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

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

斂力贍翻  
伎渠綺翻

下戶嫁翻

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

政

朝直遙翻

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

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

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

言名雖高而輕躁人難知其必及禍故望促

可輕繫衣裾

類篇繫毗祭翻弊或從衣此云繫者義與弊同

俄而融及禍勉由

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

會工外翻融欲

立子良準鼓成其事

鼓以作氣言鼓作融氣以成其事

太學生虞羲丘



國竇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

斷丁亂翻

敗在眼中

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

詰去吉翻

惶懼而死舉體皆

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

魏收志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

為鎮真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雁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注云真君七年并雲中九原晉昌屬焉則知魏肆

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地蓋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陁嶺之南古定

襄在陁嶺之北隋志雁門郡後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

以名郡參考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於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為秀容縣

忻州定襄郡治焉後魏書云太平四見道路民有跛眇年置肆州治秀容州領靈丘等八郡

者停駕慰勞

勞力到翻

給衣食終身

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

所不見者豈能徧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廢疾者皆有以養之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跛補火翻

跛者一足徧短眇者一目徧盲眇亡沼翻

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

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

行下孟翻循行也

命赦

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奸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

嚴諸君不可不慎

馮誕后戚既親且貴故語之以儆百司

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

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

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黹纊塞耳前旒蔽明

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

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黹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注曰黹音主荀翻謂以玉為瑱用黹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黹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塞悉則翻

彼廢疾者

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

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撓

有司之法

撓奴教翻

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

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

治直吏翻

境內

安靜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

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

號者所領將軍號也

九月

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丁巳

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辛酉追

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

渚在

東府前秦淮之渚也

帝於端門內奉辭輜輶車未出端門亟稱疾

還內

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輜音溫輶音涼

裁入閣即於內奏樂伎鞞

鐸之聲響震內外

伎渠綺翻鞞頻迷翻

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

廟號世祖

景安陵亦在武進帝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所卜第三處休安陵蓋帝祖宋大常

樂子所葬高帝受禪尊為休安陵

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

詣故太學觀石經

故太學漢魏所營者

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

其子舊朝于魏

朝直遙翻

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

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

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于馬前

稽顙于前將諫南伐也稽音啓

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

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

行竟何之也

言違衆南伐無異獨行

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

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

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

此亦所以怖羣臣而決遷都之計也復扶又翻

策馬將出于是安定王休等並慙勤泣諫帝乃諭羣臣

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

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

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秦引

商鞅之言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

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舊人謂與魏同

起于北荒之子孫即所謂國人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

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

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

省悉景翻

至鄴

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國

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土重遷也

乃遣任

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

謂革也

謂前筮之過革今之遷都真以革北方之俗易說卦曰革去故也

王其勉之帝

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

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

隱度也度

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

樂音洛中竹仲翻

帝曰卿既不

唱異

言不唱為異論也

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



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

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建將也磾

丁奚翻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

山

北地郡魏孝文帝大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按水經注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數水出

馬北流注於渭先悉薦翻

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

欲邀結齊師以爲應援使疏吏

翻

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

七州民皆響震

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

衆至十萬各守堡

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

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

考異曰齊書穆亮陰作繆老生今從魏書

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西等進向

長安盧淵薛盾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

降戶江翻

淵唯

誅首惡餘悉不問獲西廣並斬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

主如金墉城徵穆亮

徵穆亮於闕右

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

董爾經營洛都

董爾北史作董爵

己卯如河南城己酉如豫州

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北豫州謂虎牢城也魏明元帝改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弧又置豫

州以虎牢為北豫州今主太和十九年罷北豫州置東中府

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

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

遷都之議既定停南

伐之師故解嚴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廟

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

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

伏

開發也伏厭伏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蔽於此說不肯降心以相從澄援引曉喻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

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壬寅尊

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

即文惠太子妃王氏也

立妃為皇后

即何妃也

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

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

魏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

降人初至君臣情分

甚為闊疎言有當心故促席近前以聽之不覺其分自之疎也與之言而弗厭倦日為之移晷不覺其久也

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

語至夜分不罷

問古蒐翻  
屏必郢翻

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

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

儀文物多肅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率從官迎

家於平城

帥讀曰率  
從才用翻

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

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 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

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

俊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俊罷廣司二

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

東宮時世祖即位悛自廣陵遷督司州徵入為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貲以獻世祖

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

悛所獻減少

稱尺證翻少詩治翻悛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

立遂減其所獻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

猶禁錮終身悛勔之子也

劉勔死于桂陽之難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